

新民晚报 | 星期天夜光杯 / 阅读·连载

我就是“三毛” (下)

◆ 王龙基

与流浪儿交朋友

那时拍戏的空余,他们还会带我去外滩排污沟旁看流浪儿的“寓所”,到苏州河畔和流浪儿童一起在桥上推三轮车,一道抢饭店拿出来的剩饭,并和许多流浪儿童交了朋友,我熟悉了他们的苦难身世和辛酸经历,我同情他们,也更热爱他们了。

在肇嘉浜两岸,我看到过船民那连狗都不如的生活,我忘不了有多少人是住在用废旧自行车钢圈搭起来的“滚地龙”里;“房”高还不足自行车的钢圈高(因为一半是埋在地里当墙基)睡觉时得钻进钻出。

为了像三毛一样赤脚走路,开始时我是穿着袜子走,电影正式开拍后我已习惯光着脚满地跑了。在拍电影过程中,我一直是赤脚生活的。记得电影拍完后,妈妈爸爸特意给我买了一双新皮鞋,那是我生平第一双皮鞋,可我就是不肯穿,还是赤脚舒服,自由自在。



■ 剧照:三毛抢糍糊桶



■ 1949年10月《三毛流浪记》首映时的电影海报



■ 众明星参加“豪门大宴会”拍摄时合影

电影《三毛流浪记》的场景,多半是在实地现场拍摄的。在人群熙熙攘攘的外滩,流浪儿有的奔跑着卖报,有的在捡香烟头,在四川北路桥头,流浪儿们争抢着推三轮车上坡过桥,向坐人讨几个小钱,风雪严寒的冬天,树都包上了稻草,而衣不蔽体、饥寒交迫的流浪儿们,夜晚无家可归,天上都有冻死、饿死、病死的孩子……这一场场、一幕幕活生生的景象和漫画融为一体,深深地印在我的心中,使我对当时不公平的黑暗世界产生了和三毛一样的不满情绪,播下了与三毛一样的反抗的种子。

量,说:“龙基,为了明天拍好喝糍糊这场戏,你是不是可以今天晚上不吃饭饿肚子?”我爽快地答应了。

第二天下午开拍时,尽管我知道给我喝的不是糍糊,而是加了糖的藕粉,可真要我捧起又脏又破的糍糊桶喝的时候,我是很不情愿的,怕肚子痛。于是导演带头先喝,我才试着用嘴抿一抿,感觉很好,便大口大口地喝起来,于是就出现了小三毛抢糍糊桶猛喝的镜头。结果等镜头拍完了,他们也没能从我手上把糍糊桶抢下来,因为加糖的藕粉太好喝了。

三毛的造型是按照乐平伯伯的漫画设计的,那蒜头似的圆鼻子是用泡泡糖做的。而那三根毛,其实是外面粘着毛绒的三根铜丝贴在橡皮膏上,然后再贴到我的光头上,造成了“三撮毛”。为了贴住这三撮毛,化妆师辛汉文伯伯和姚永福叔叔每天都给我剃头,还要用剃刀刮头,那把剃刀在我头顶上来回刮。有一次我实在吃不消了,头来回扭动,他用手打了一下我的头,顺口道:“小

赤佬,头勿要乱动!”我本来就不情愿,便立即回过头顶了一句:“你是——老赤佬!”结果双方很认真地大吵了一场。当时的情景,都被导演看在眼里。后来严恭叔叔对我说,他们把这个场景搬到了电影中,就是三毛和贵妇人夫妇争吵的场面和对话。

大明星客串“豪门大宴会”

在电影中有一场“豪门大宴会”的戏,布置富丽,场面豪华,其实那并不是实景,而是在中电二厂摄影棚里搭的布景。棚顶是一个玲珑的小模型,通过摄影技术把小顶和大厅衔接成一个完美的整体。

众多男女贵宾都是著名的大明星客串演出,这在中国电影史上是空前的。因为场面宏大,一连拍了一个星期,每天为接送全体女明星到美发厅做头发,就用了五辆轿车。这些大明星中有上官玉珠和她的女儿姚姚、中叔皇、朱莎、吴茵、林默予、奇梦石、孙道临等阿姨和叔叔们,还有沈浮和高依云、应云卫和程梦莲、魏鹤龄和袁蓉、项堃和阮斐、新婚不

久的赵丹和黄宗英、凌之浩和沙莉、刁光覃和朱琳等七对夫妇参加。他们参加宴会的服饰都是各人自己设计的新奇时装,以此显示出当年的穷奢极欲。他们参加演出全是义务的,没有收一分钱。

在电影《三毛流浪记》中,我记得扮演小学看门人的是刁光覃,警察是石炎,小老大是丁然,爷叔是关宏达,阿姨是黄晨,贵妇是林榛,老爷是杜雷,男仆是薛敏,家庭教师是莫愁,痢病则是孟树臣,小牛是王公序,老师则是我父亲王云阶。

1949年5月上海解放后,上海市军管会艺术处处长夏衍提议,将《三毛流浪记》剧本原来的结尾再加一个三毛欢庆解放的结局,作为庆祝解放的献礼片上映。这部影片开拍于解放前,完成于解放后,成为中国唯一一部跨越解放前后的“跨时代”影片,也是唯一一部有着双片尾的特殊影片。正因为如此,在新中国成立后文化部第一次电影评奖——“1949—1955优秀影片奖”中,对这部影片到底属于解放前还是解放后存在着争

议,以至该片未能参加评选。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毛流浪记》成为新中国成立后第一部在上海公映的国产故事片。当时上海最有名的六大影院——大光明、南京、美琪、沪光、皇后、黄金等同时参加头轮公映,受到了广大观众和电影界的欢迎和赞誉。在公映期间,上海市影剧协会妇女委员会组织了一次义卖活动,我和电影明星们在电影院门口,出售特地请张乐平绘制的一套三毛漫画卡片以及专门拍摄的三个“三毛”照片(即“漫画三毛”、“电影三毛”、“本人三毛”)。后来该影片在南京、宁波等地公映,也引起了极大的轰动。仅仅一个月时间,电影《三毛流浪记》就红遍了全国。

20世纪80年代后,这部电影在国内外获得了不少荣誉。2005年,在庆祝中国电影诞生一百周年之际,《三毛流浪记》获得了“中国第十届国际儿童电影节颁发的建国六十周年优秀儿童形象奖”。

(摘自《上海滩》2014年第11期)

神探

李动



31. 美国领事馆盗窃案

周博士感到蹊跷,这显然不合常规。他将检测的结果和疑惑反馈到专案组,专案组负责人马上打来电话追问周博士:是谁做的鉴定,是否搞错了?“周博士告知是一位年轻的同志。负责人提议说:找一个老练的,最好是亲自做检测。”周博士和几位有经验的同仁反复检测,最后结论一致。

专案组开始重视起来,因为科学是不会作假的。法医对嫌疑人交代的作案工具与死者的头部伤口做了比对,也感到不符,另外从监控录像看,嫌疑人离开现场的身影与被害人死亡的时间也差距甚大。

重新提审嫌疑人周某,他说这天晚上没事干,就出来找外快,发现草地上有个尸体后,拿走了他身上的手机,又顺手牵羊地推走了助动车。问他为什么交代人是自己杀的,他一脸无奈地说,我怎么交代也是跳进黄河洗不清,警察说坦白从宽,我就瞎编争取从宽处理。

经过深入排摸,发现死者妻子罗顺花与一名男子有染。此男子系闵行一家酒店的厨师,叫赵新付,在其家中找到一条蓝色裤子和一双皮鞋,经DNA比对,赵厨师皮鞋上的血迹与被害人李龙祥的血迹吻合,抓来后一审,赵厨师吓得赶紧交代是死者的妻子逼他除掉丈夫,以达成两人结婚的目的。案件终于完美侦破,但回味起来侦查员都惊叹,人命关天,好险。

刑警这个神秘的职业需要勇猛和智慧,也离不开细心,更离不开执着。上海市公安局刑侦总队刑事科学技术研究管理中心理化室的女刑警丁敏菊,以其柔情似水的女性特点,在英雄辈出的刑警舞台上与阳刚铁汉优势互补,将破案的活儿演绎得有声有色、风生水起。

丁敏菊是上世纪70年代末第二批恢复高考的大学生,那时大学生非常吃香,各部门都争抢大学生。1982年秋天,丁敏菊从科技大学毕业后,与十多个大学生一起被分配到

刑事侦查处。刑侦处像宝贝一般将这些“小知识分子”分到科技含量高的技术科。丁敏菊凭着十年磨一剑的精神和毅力,从零开始钻研,虚心好学,执著攻坚,终于从一名初出茅庐的青涩学子,成长为一名学有专长、事业有成的刑事技术高级工程师,并且成为理化室主任和专业学科带头人。她带领她的团队先后协助破获了爆炸、纵火和凶杀,以及盗窃等各类重大刑事案件。

丁敏菊到刑侦处技术科革新组报到后,跟着老刑警搞些报警器、电气小设备之类的活儿。那时,革新组主要是帮助名人故居、博物馆等处装报警器简单的活儿。两年后她又分配到电镜室,从事扫描电镜配置能谱仪物证检验,这是一项高科技工作。电镜具有景深大、图像清晰、高倍率的特点,它能把受检微粒放大到几百倍甚至几万倍,借助电镜详尽地洞察物质的微观世界,并能进行微区的无机元素分析,在侦查破案和司法物证检验中有不可或缺的作用。

微观世界与大千世界一样,千差万别,且千变万化。丁敏菊印象最深的,也最为成功的是上世纪80年代发生的那起美国领事馆盗窃案。

1987年初冬,美国驻上海总领事先生到上海公安机关报案,称有个三十来岁的男子多次翻墙到美领馆盗窃。第一次是1986年12月22日,那天晚上子夜时分,有个神秘的男子打着手电来到二楼总领事先生夫妇睡觉的房间,先推醒总领事先生的夫人,她迷迷糊糊睁开惺忪的双眼,惊讶地发现有个男子兀立眼前,吓得她赶紧推醒丈夫。总领事先生边穿衣服,边用娴熟的汉语温和地问:“你从哪里来?”来者自我介绍:我是从南京来的大学生。于是两人开始围绕着中国的话题交谈,随着话题的深入,总领事感到对方的知识和素养不像大学生,总领事客气地与他握手道别。

总领事像送走来访者一样,也没报警,更没当回事。然而,他没有想到,时隔一个月,来者第二次光临美领馆,接着又是第三次、第四次。先后肆无忌惮地卷走了美领馆内的美元、港币、人民币、兑换券、金银首饰和37盒录像带,以及眼镜、香烟等价值人民币4万元的财物。

25. 身份已经暴露

燕子和老方当天赶回大同。老方的身份已经暴露,不能再留在梨山镇。两人讨论了一路,老方却还是想不明白,自己为何就暴露了。老方把已经获得的信息告诉燕子,前年机械厂改制,改名大同永鑫,来了个姓叶的老板,厂子又扩建了一部分,把附近的几个粮仓也买过来,改建成了车间,弄了一些不能用的旧设备来,生产一点都没扩大。据老方判断,新车间和二手设备是为了做样子的,这样工厂的财产才有可能虚报。所有的机床不过才两三百万,可按照香港怡乐收购大同永鑫时的验资报告,固定资产有快五千万美元,两千万是厂房和地皮,三千万是设备。其实梨山镇的地皮能值多少钱?验资报告这种东西最不可靠,只要愿意花钱,什么样的验资报告不出来?

“可验资报告应该是购买方找人做的,难道香港怡乐自己会坑自己?”燕子不解。老方把眉毛一扬:“那可难说。怡乐集团是不是上市公司?”是啊?燕子点头。“那不就行了!上市公司的钱,又不都是董事的。如果董事们能把股东的钱变成自己的钱,那有什么不好?这种事还不是很常见?”也就是说,叶永福和怡乐集团的控制人串通好了?“燕子恍然大悟。

“我看有这个可能。香港老板支招,找个地头蛇来办事儿。所以姓叶的说不定拿的压根儿就不是大头。我看那……那什么来着?香港福佳的那三个股东?”金盛、长佳、紫薇。“对对对,就这三家公司的股东,除了叶永福,肯定还有别人。万沅这么大一块肥肉,姓叶的也不能独吞!”你是说,除了姓叶的和香港股东,当地别的领导可能也有份儿了?”估计是。该喂的都得喂饱了,不然哪儿能那么好事儿?派出所都跟自己家开的似的。

“好家伙!这么说来,客户要是真把钱投进去,不光是投了一堆废铜烂铁,而且还等于间接参与到腐败案里了,这每一条分量都够的,还说得项目搞砸了,我看你这趟来的太有用了!”燕子双眼闪闪发光,老方却无精打采。

“这些都是咱们的推测,哪儿有真凭实据?你亲眼看见厂里的设备都是废铜烂铁了?谁告诉你那三家公司的股东里有县领导或

者香港怡乐集团的人了,就算有人告诉你了,白纸黑字的证据在哪儿?”

“那咱们该怎么办?”燕子盯着老方。老方沉思了片刻:“我试着联系一下万县城里头的熟人,打听打听看,姓叶的都跟谁混得比较近,拿到这些人的名单,你再试着查查,他们和大同永鑫还有香港福佳有没有关系。至于厂子的资产嘛……”老方面露难色。

“是不是就只能靠工商档案?”“其实工商档案也未必能说明什么,审计报告和验资报告都是人写的。最常用的办法儿,就是亲自到那工厂里去,把照片拍出来。”你是说走第三步?正面拜访?“燕子问道:“可你已经暴露了。”是啊,警察都用上了,自己厂子的保安不会不警惕的。除非……”

老方眼珠一转。“除非什么?”“你没去过工厂门口,厂子里没人见过你,对吧?”燕子摇头:“没有,我在大同一下火车,就直奔派出所了,全梨山镇除了派出所那几个人,没人见过我。”“那好,呵呵,领导,我跟你请示个事儿,明天咱们要不要进厂去转一圈儿?”

眼看快到年底了,对于销售的,正是几家欢乐几家愁。大同永鑫的销售员赵强,辛辛苦苦一年,却欠了公司一屁股债。赵强的业绩不好,其实也不能全怪他。他是外地人,人生地不熟,不过赵强也有他的点子。只要跟挖煤有关系的网站或论坛,不论网站大小,他都登了大同永鑫的广告,留了他手机。这对本地客户也许用处不大,但外地客户说不定就因此找上门来。虽说网上发广告有点像大海捞针,不能立竿见影,但架不住赵强持之以恒。功夫不负有心人,果然碰上个大客户——华东最大的煤矿机械进出口公司的副总。

赵强早晨五点半起床,赶第一趟去大同的长途车。人家明天中午的飞机回上海。赵强倒想请领导到厂里来参观,人家根本就没时间。副总是个烫着鸡窝头的胖老太太,她的小秘书倒是美得跟天仙似的,一说话就脸红。赵强向副总做介绍,副总一直让他说到“产品获ISO9000认证”,看来这笔买卖还真有戏。若能把副总拉到厂里走一圈,晚上再请她吃顿饭洗个脚,希望就更大。

黄雀

永城



秘密调查

师